

# 论海德格尔对人的思考

张晓剑

(温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 海德格尔对人之本质的思考是与他近代主体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前期主要通过此在的生存论分析, 进入存在之思。但这依然有追问“存在者之存在”的嫌疑, 而且这样做的结果是更进一步地极端化了主体主义。后期海德格尔进行了更“源始”地追索, 更多地从存在本身思及人, 人成了存在的守护者, 并且参与存在的运作。因此, 直到后期, 海德格尔才真正克服了主体主义。

**关键词:** 主体主义; 此在; 存在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7)04-0001-07

—

当代研究者谈到对人自身的认识时, 往往喜欢引用 20 世纪初舍勒的那段话<sup>[1](P29)</sup>:

在人类知识的任何其他时代中, 人从未象我们现在那样对人自身越来越充满疑问。我们有一个科学的人类学、一个哲学的人类学和一个神学的人类学, 它们彼此之间都毫不通气。因此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贯的关于人的观念。从事研究人的各种特殊科学的不断增长的复杂性, 与其说是阐明我们关于人的概念, 不如说是使这种概念更加混乱不堪。

确实, 当人借助机器和技术延伸自身的能力, 似乎更深入细致、更牢靠有效地把握与控制对象世界, 从而在主体的历史上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显赫待遇之时, 人对自身的困惑却也成正比地增长并达到了历史的顶点。但是, 这种困惑的产生, 恐怕并非如舍勒所讲的是现代知识分工研究的后果, 或者如卡西尔理解的“我们近代关于人的理论失去了它的理智中心”, 因此一种关于人的统一的想法失落了<sup>[1](P27-30)</sup>, 而是, 首先是“人的问题”在这个时代成为突出甚至尖锐的主题, 才导致了众多学科对人的研究, 也才带来“人的概念”的“混乱不堪”。而且现代知识分工的形成与“理智中心”的失去, 说到底也是“人的问题”的一个外化而已。

我们发现, 卡西尔、舍勒乃至所有人类学对人的研究, 都建立在现有的诸种科学知识所构成的文明成果之上, 这从他们在论述中广泛地引用自然科学以及哲学、社会学等理论就可以看出。可是, 用种种源出于人创造的、分门别类的知识来谈论人, 能抵达人的本质? 所谓的种种理论是否从另一方面造成了对人之本质的遮蔽乃至掩埋? 在这些都还成问题的情况下, 任何人类学所允诺的有关人的“统一观念”都值得怀疑。我们要问, 人能被知识论地加以把握吗? 人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收稿日期: 2007-01-08

作者简介: 张晓剑(1977-), 浙江永嘉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西方艺术哲学和视觉文化

海德格尔的努力与此有关。他试图拨开西方形而上学话语造成的层层迷相,于混沌、晦暗因而也更原初的领域里展开他对人的思索。《海德格尔传》的作者萨弗兰斯基曾用煽情的笔调描写了1929年海德格尔与卡西尔在达沃斯高校周交锋时惊心动魄的场景,两位哲学巨人的对话其实体现了海德格尔与近代以至当代哲学家截然不同的运思方式。作者一段比喻性的语言很好地说明了这点<sup>[2](P257)</sup>。

如果人生此在由两幕组成,一幕是黑夜,它从其中发源;一幕是白昼,它克服了黑夜。那么卡西尔把注意力放在第二幕上,即文化的白昼。海德格尔关心的是第一幕,他盯着我们从中走出来的那个黑夜。他的思想使那个黑夜稳固了,以便使某种东西被它衬托出来。一个面向发生,一个面向渊源;一个涉及的是人类创造的居所,另一个顽固地津津乐道于 *creatio ex nihilo* (无中生有) 的无底奥秘。

近代以来的哲学总是把人做成“主体”,把人简化为一个认识着的“意识”,整个的知识大厦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点之上。对于海德格尔来讲,这种“主客二分”思维已经处于“白昼”之中,而且因此忽略了白昼所从出的“黑夜”,长期置之不理。海德格尔对人的思考就针对着近代主体哲学的背景,他试图克服这种主体形而上学,于更本源处追索人之本质。非常明显,海德格尔对人之本质的阐发是在追问那一直被遗忘的“存在”里展开的——促发他进入哲学并引导着他一生思想的正是“存在”问题。不过,在海德格尔追问“存在”的不同时期,作为此在的人所处的地位是有变化的。我们在他对人的地位和本质的思考里,正可以看出其思想演进的轨迹。

## 二

有人认为,前期海德格尔也是在做一种人类学的工作,胡塞尔就曾有此担忧<sup>[3](P107)</sup>。其实,海德格尔所做的工作与一般的人类学有着明显的不同。一般人类学是要建成一门知识论,而海德格尔此时已明确意识到,要与知识论分道扬镳,另外更源始地在生存论上开拓一条思的道路。海德格尔一生的唯一主题是“存在”,只是前期对“存在”的进入是从最切近的人之体验、此在的生存开始的。

传记者告诉我们,还在1919年,海德格尔所开的课就“正在超过胡塞尔”。这位年轻教师当时要讨论的是:在我们对现实作科学的处理、或价值处理或世界观处理之前,我们是如何体验现实的<sup>[2](P130-131)</sup>。在他看来,理论性态度之前的“体验的原初状态”,是远比近代哲学所设想的“主体—客体”对立更源始的状态。即,在实际的生活经验里,人不会首先以“主体”面“世”,不会用科学态度或理论态度对物进行专题研究。他别开生面地主张:“到达哲学之路的起点是实际的生活经验。”<sup>[4](P95)</sup>这种对“非客体化的”、“前理论的”生活经验的探索,有其特别的鲜活亲切;相形之下,当时学院里流行的理论化研究是“脱弃生命”的,显得空洞与僵化。

在前期思想总结性的《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指出,“诸种科学都是人的活动,因而都包含有这种存在者(人)的存在方式”,不过,“科学研究既不是这种存在者唯一可能的存在方式,也不是它最切近的可能存在方式”<sup>[5](P14)</sup>。海德格尔的意思很明确:不是要取消形而上学、自然科学,而是要为它们寻找更原初的根基。他认为,这种原初的根基在于人的日常平均状态,在于人所特有的“生存”之中。

为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概念“主体”,并显露其生存论上的意义,海德格尔别有深意地将人称为“此在”。此在在通向存在本身方面具有优先的地位,因为它与众不同:这个存在者

在它的存在中与这个存在本身发生交涉；对存在的领会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的规定<sup>[5](P14)</sup>。海德格尔后来进一步解释说，他用此在是“既表示存在与人之本质的关联，又表示人与存在本身的敞开状态（‘Da’，即‘此’）的本质关系”<sup>[6](P439)</sup>。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之本质在于它的生存”，而生存的本质在于“绽出”，因此，“人生存”就意味着：“人是这样一个存在者，这个存在者的存在是通过在存在之无蔽状态中的保持着开放的内在——从存在而来——在存在中突显出来的。”人这样的本质乃是近代所谓“意识”的根据，“一切意识都是以作为人之 *essentia*（本质）的绽出地被思的生存为前提的”，“意识既不首先创造出存在者之敞开状态，也不首先使人对存在者保持开放”<sup>[6](P442)</sup>。

此在“绽出地”生存，这实际上是说，人的本质是“超越”，朝着世界、存在方向上超出存在者<sup>[7]</sup>。因此，海德格尔提出，此在的结构是“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在与世界是一体的。此处的世界，不是对象化的、存在者的整体，而是存在向我们展现出来的意义整体。举例来说：人不是在主客截然二分的情形下使用器具，而总是在一种与器具的亲熟关系中指向器具联系着的因缘整体。不仅如此，此在作为领会着存在的一种存在者，明显不同于那些现成的存在者，此在的本质在于它“去存在”，它总是作为它的可能性来存在。此在总是在领会着、理解着展开自身，它通过领会到的可能性而来规定自身为存在者。因此，此在是“生存先于本质”的，它是可能之在。

显然，海德格尔在此显露了破除近代哲学主客模式的努力。在近代哲学中，按照利科尔的讲法，其主客二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疏异化”（*Verfremdung*）意识，它意味着主客之间的“间距化”，而“间距化”破坏了人与世界原初的参与关系<sup>[8]</sup>。海德格尔正是要从实践性的日常生活出发，来说明人首先不是作为一个认识着的、僵固的主体（意识）来对待世界的，而是亲熟着与物打交道、与世界统一着；人不是首先理性地观照世界，而是通过情绪性的“怕”、“领会”、“闲言”等来展开自身、在“此”的。

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进一步还区分了生存的本真与非本真问题。在他看来，我们普通人的在世，就是与他人庸庸碌碌地“共在”，在闲谈、好奇、两可中，人就处于“沉沦”状态，这是非本真的生存。人能通过对虚无的“畏”开启出本真的生存，那就是走向个别化的、本己的生存，从而“向死存在”。

可以说，海德格尔所开掘出的生存论分析让我们看到了肉身的、丰满的、鲜活的人，人之本质得到了完全不同于哲学传统理论的阐释，极富魅力。不过，海德格尔的本意——克服近代主体主义有没做到呢？琢磨《存在与时间》里的许多讲法，我们会对此产生怀疑。像：“此在总是我的此在”，“此在一向所是者就是我”，“若无此在生存，就无世界在此”，就很有“唯我论”的意思。还有<sup>[5](P260)</sup>：

唯当此在存在，才“有”真理。唯当此在存在，存在者才是被揭示被展开的……此在根本不在之前，任何真理都不曾在，此在根本不在之后，任何真理都将不在，因为那时真理就不能作为开展状态和揭示活动或被揭示状态来在。

固然，“世界”、“真理”已经被海德格尔转换了语意，是在一套全新的语言系统里来表述，但是，这些讲法多少让人联想到“我在，世界在”、“世界是我的世界”的论调。形而上学的“自我”虽未被说出，却似乎改头换面地在其中影影绰绰。所以有学者说：“把形而上学的唯我论的‘我’从一个孤独的点扩大为弥散在世界之中的‘此在’，仍难以摆脱形而上学。”<sup>[9](P31)</sup>

而且，海德格尔还强调此在同其它一切存在者相比而具的优越性。他认为这种存在者领会着

生存,又同样源始地包含有对一切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的存在的领会,故而是使一切存在论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都得以可能的条件<sup>[5](P16)</sup>。他要让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构成“基础存在论”,然后通达一般存在论。突出“此在”的基础地位,让此在为其它存在者起奠基作用,此等做法在多大程度上能与人类中心主义区别开来,是有疑问的。或许,海德格尔只是避免了“主—客”两分的、知识论的谈论方式,只是把“主体”逐出了他个人的语词库,而他的实际作为,却依然有主体主义,甚至极端主体主义的嫌疑。

再者,他从此在入手,以此在的存在来达到超越的一般的存在,这实际上还是在针对“存在者之存在”<sup>[9](P63)</sup>。这条从此在到存在的道路显然很成问题,犯了与过去形而上学同样的毛病,很难说已思及处于晦蔽状态的存在本身。所以,意识到问题所在的海德格尔在后期更多的把存在置于优先地位,所谓的“转向”也就是指从此在到存在这样的转变<sup>[3](P59)</sup>。当然,海德格尔的“转向”远比这一点要复杂。不过“转向”前后在人的看法上变化是明显的,后期海德格尔确实对主体形而上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检省和清理。

### 三

30年代以后,海德格尔越来越进入他自认为的“存在之思”,并且像古代神庙里的祭司一样向世人道说“存在历史”、“存在的天命”。如果说前期的海德格尔还保留着启蒙运动以来有关人的“尊严”、人在诸存在者中的优越地位这类观念的残余的话,那么后期他就通过“内在的批判”竭力清除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幻觉。在整个过程中,人真正地被从荣耀的“主体”王座撼动,置回到“存在的守护者”这样的地位。

海德格尔的转向首先是从追问真理开始的。在《存在与时间》中,真理被理解为“此在的展开状态”,“真理(揭示状态)总要从存在者那里争而后得。存在者从晦蔽状态被揪出来。实际的揭示状态总仿佛是一种劫夺。”<sup>[5](P256)</sup>那揭示者、劫夺者当然是作为此在的人,此时的人还具有积极和主动的一面。而在被视为转向标志的《论真理的本质》里,海德格尔告诉我们,不是人将存在者从晦蔽中揭示出来,而是本来就存在“敞开领域”,人的自由是“让存在者存在”——即让存在者成其所是;作为“绽出地生存”之人,只是参与到敞开领域。但“让存在”是在个别行为中让存在者存在、解蔽着存在者,却由此而遮蔽着存在者整体。这就是存在本身的“隐”的特性。可以看出的是,人在真理(存在)面前并非主动的,而是命中注定的般地处于存在的“显—隐”运作中<sup>[6](P226-227)</sup>:

人总是在迷误中彷徨歧途,……迷误属于历史性的人被纳入其中的此之在的内在机制……对被遮蔽的存在者整体的遮蔽支配着当下存在者的解蔽过程……一个历史性的  
人类必然误入迷误之中……

我们在这里已感觉不出人的优越,“历史性的人”说到底只处于一种受支配的地位。

确立了存在(真理)的优先地位后,海德格尔更深入地清理主体主义。他说,由于遗忘了存在、遗忘了存在者整体,“人类就得以根据总是最新的需要和意图来充实他的‘世界’,以他的打算和意图来充实他的‘世界’”,并从中取得尺度,却不考虑“尺度之采纳的根据和尺度之给出的本质”<sup>[6](P225)</sup>。也就是说,打造成“主体”的人忘记了更源始的存在本身。

而从词源和思想史来说,原先每一个存在者都是“基体”(subiectum),此词后来在翻译为拉丁文时,变成了“主体”,不过,“直到笛卡尔,甚至在笛卡尔形而上学的范围内,存在者——就

其是某个存在者而言——还是一个一般主体，即根据，也即某个从自身而来摆在眼前的东西，它作为本身同时奠基了它的持续的固有特性和变幻不居的状态。”<sup>[10](P916-917)</sup>本来，真理的自行发生让存在者本身如其本然的存在。经过笛卡尔，人成了“决定性的”主体，诸存在者只有被作为一般主体的人所表象之际，才进入存在。这样，人就成了诸存在者存在的根据，诸存在者“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人好比成了太阳，给予其他存在者存在之光。于是，主体主义、世界观、人道主义纷纷登场了。

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进一步说明：过去的人道主义是形而上学的，而形而上学没有追问存在本身，更没有追问存在与人之本质的关系，所以，原先的人道主义根本没有“经验到人的本真尊严”<sup>[6](P375)</sup>。他认为，“绽出之生存”是唯有人才有的存在方式，是理性之可能性的根据，是人之本质得以保持其规定之来源的东西。“按照存在之天命，作为绽出地生存着的人必须守护存在之真理”，“人是存在的守护者”，是被存在抛入存在之真理的<sup>[6](P388-389)</sup>，而且置身于“存在之天命”中。海德格尔自称，这样做并非要取消人道主义，而是要恢复、重新规定这个词的意义，新的人道主义反对以往一切人道主义，反对以过去的“逻辑”、“评价”的方式来把握人，但不是主张非人道的东西。他重提人“在世界之中存在”，“‘世界’乃是存在之澄明，人从其被抛的本质而来置身于这种澄明中”，人首先并非主体，“人倒是首先在其本质中绽出地生存到存在之敞开状态”，由此，主体对客体的“关系”才有可能“存在”。

此文有一段被广泛引用的文字<sup>[6](P366)</sup>：

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思想者和作诗者乃是这个寓所的看护者。只要这些看护者通过他们的道说把存在之敞开状态带向语言并且保持在语言中，则他们的看护就是对存在之敞开状态的完成。

这里非常典型地表达了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概括了存在与语言、人与存在、人与语言的关系。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不是人的工具，实际上是“语言自己在说”，我们只是应和语言而说，我们人是语言的聆听者、传达者。

海德格尔还通过返回思想的“第一个开端”，即古希腊人那里去寻找思想资源。尤其是在对巴门尼德极富个人色彩的解读中，提出人与存在在古希腊人那里根本不是相互对立，而是“存在高于人，人是属于存在的”<sup>[9](P112)</sup>，是存在本身的运作成就了人、成就了人的活动。在50年代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海德格尔启用了更玄奥的“大道”。他说：“大道居有人，使人进入为大道本身的需用之中。所以作为居有的显示成道着，大道乃是使道说达乎语言的开辟道路。”<sup>[10](P1141-1142)</sup>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人只是“大道”本身的选择，人的活动（思想、作诗、言说）来自“大道”神秘的召唤，由此人成为人，而物也成为本然的物。这些讲法看似骇人听闻甚至哗众取宠，却也不可否认其中熠熠闪动着思的诱人光芒。

显然，在后期海德格尔那里，人从过去突兀于万物丛中的中心地位落下，虽然依然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是“绽出的生存”），但是，它只相熟于、归属于存在（或大道），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存在所指派的执行者。至此，海德格尔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才真正算得上是彻底。我们在此感到了一个虔诚的思想者在西方几千年形而上学话语笼罩下运思的艰苦用心。

#### 四

我们看到，伴随着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海德格尔一生都想探究科学和理论研究之前

的那个领域。在前期,海德格尔本欲克服“主体—客体”模式,却不幸让自己的思想也无意中沾染上了主体主义的残余,甚至显得像一种极端主体主义。直到后期,作为“主体”的人才真正地走出中心,沦为存在的守护者。自海德格尔之后,“人之死”、“主体之死”的口号在思想界不绝于耳。

在我看来,人在海德格尔思想中地位的变化乃是其思想演进的结果,是为了“更源始地思”的结果。“更源始地思”是他毕生的追求。只是,前后期所挺进的“源始”之方向是不一样的。前期是从各种知识论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走向人的生存世界,以分析“原初体验”、“日常平均状态”入手,揭示使知识论得以可能、主体得以确立的那个领域。就是说,前期“源始”之“始”还是作为此在的人和人所特有的“生存”。海德格尔认定,被理论化、专题化把握之前的生存领域是科学所从出的“渊藪”,是一般存在论的“根”。他这个时期依然在做一种奠基性的工作,不仅是为一般存在论奠基,也是为各种科学研究奠基。

但是,这还不够“源始”,还有比此在的“在世界之中存在”更源始的东西,比如世界何以世界化,此在如何去蔽而得真理。因此后期海德格尔更进一步地提出,使万物成其本身的、自我遮蔽着的“存在本身”才更源始。“存在本身”是首先应被思及的。这样,人的本质、此在在世界的结构、作为去蔽的真理诸问题才有可能被思。按此思路,人以存在的守护者身份参与存在的运作过程,其自身不过依托于存在而展开。存在对此在的惠顾、此在出于本质对存在的应和开启出了世界。在此世界中,人原本可以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与生生不息的万物相亲熟,只是由于主体在近代的突兀而起和对物的无度干扰,才产生了我们今天层出不穷的问题和生存的困境。

因而,在海德格尔看来,研究和表现人自身的人类学、人道主义在近代产生并受关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作为一般主体地位的确立。他说<sup>[10](P902-903)</sup>:

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主观地,亦即越迫切地突现出来,世界观和世界学说也就越无保留地变成一种关于人的学说,变成人类学。……唯有在世界成为图象之际才出现了人道主义。

如此说来,一直受主体哲学支配的、以知识论为基础的人类学对人的解释的有效性就很令人怀疑,因为<sup>[10](P922)</sup>:

人类学是这样一种对人的解释,它基本上已经知道人是什么,因而从来不能追问人是谁。……人类学所要做的却仅仅是专门对主体的自我确信作事后追补的确证而已。

这样的人类学,任由“存在”处于“被遗忘状态”,只是毫无反思地捡起现成的知识,在默认人是“主体”这一基础上对人作出说明而已。它不仅不可能触及人的真实面目,还很可能在已经混乱不堪的人类自身认识方面增加新的混乱。

所以,会有后期海德格尔对存在本身近乎神秘主义的思考。而且,后期的他喜欢用“存在历史”来囊括西方思想自古希腊至今天的历史,思想的演进被他视为“存在之天命”的展开。在“存在的天命”之下,人类思想发展的一切问题,都变得可以理解,而现代问题,比如技术问题、虚无主义问题,也都成了存在展开的结果了。为不致让人太失望,海德格尔把这个时代标榜为“哲学的终结”和“思的第二个开端”,还借荷尔德林的诗做出启示般的断言,“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

作为现代教育成果的我们或许会郁愤不平地问:在天命之前,个人呢,个人的责任呢?我们肯定会记起海德格尔自己在纳粹期间所作的不光彩选择,记起他在晚年对犹太人所受大屠杀的沉

默。当年的参与本来是思想对于现实的误认，而用沉默来对峙看似流俗的议论，则说明这种误认是如此之深、如此之不可救药。在一定意义上，“天命”成了逃避个人责任最好的借口。不过，假如有辨白的愿望的话，海德格尔肯定会说，在人之为入乃至入的责任所从出的地方还未被思及时，责任问题本身还是“无根”的。

可以看到，海德格尔的“源始之思”几乎将近代诸如人道主义之类的思想成果“连根拔起”，以（将人与存在）逆转的方式为之重新奠基。这是对近代飞扬跋扈的主体主义的一次有益警醒，特别是刷新了西方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看法。这注定是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幽深诱人而又富于冒险性。也许，他真地达到了那化育万物的“神秘”之核心，更本质地思考了入的问题。但是，作为现代入的我们依然要迟疑地问：这样一条思的道路多大程度上抵达了入本身——而不是另一种歧路？

#### 参考文献

- [1] 卡西尔(甘阳译). 人论[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 [2] 萨弗兰斯基(靳希平译). 海德格尔传[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3] 陈嘉映. 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 [4] 张祥龙. 海德格尔传[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 [5] 海德格尔(陈嘉映, 王庆节译). 存在与时间[M]. 修订译本.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6] 海德格尔(孙周兴译). 路标[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7] 约瑟夫·科克尔曼斯(陈小文, 孙周兴译).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08.
- [8] 洪汉鼎. 理解与解释[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428.
- [9] 孙周兴. 说不可说之神秘[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4.
- [10] 海德格尔(孙周兴译). 海德格尔选集[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6.

## Heidegger's Thought on Human Being

ZHANG Xiaojian

(School of Art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a brief survey of the place of human being in Heidegger's thought. Heidegger's reflection on the essence of human is connected with his critique of modern subjectivism. In his early thought, he is on a way of thinking being with the existentialism analysis. However, he is still questioning the being of entities and hence consolidates the subjectivism. Accordingly, he exploits being itself more originally in his later thought and then human becomes the guardian of being and participates the course of being. That is to say, Heidegger overcomes his subjectivism at his late age.

**Key words:** Subjectivism; There-being; Being

(编辑: 李颖)